

堂上播放元宵灯会视频、分析花灯造型美术、让学生手持简易道具模拟灯阵穿梭等方式，来为学生营造驱邪纳吉的民俗情境，以便学生能更深入、沉浸式体会“灯舞”背后的传统文化内涵。

3.2.2 引导学生自主调研与采风，实施基于传统的创作导向教学

高校舞蹈教育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与创新，要把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能力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在导课、民间舞课、专题创作实践等相关课程中把本土文化调研、采风的任务，从附加性活动转变为主要的教学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将带领学生学习并掌握观察记录、访谈、影像拍摄、实物收集等基本的田野调查方法，并鼓励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地域文化、非遗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实地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体验，进而更深刻地理解各个舞蹈动作背后的文化逻辑、情感表达。比如，在高校舞蹈编导课程中，教师可以要求以“家乡的河流”为主题，组织学生前往长江流域某支流实地走访老渔民、记录其讲述的“船工号子”节奏与劳作姿态，以便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拉纤”“摇橹”动态，将其融入现代身体语言之中，并要求学生以此为主题创作出新的舞蹈作品。

3.2.3 尊重非遗传承规律，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高校舞蹈教学

高校舞蹈教育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与创新，要建立在充分尊重非遗传承规律的基础之上，并在实际教学实践中积极引入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教学过程。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互动教学平台等数字化手段引入到高校舞蹈教育与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过程中，以便辅导、加深学生对复杂、动态传统舞蹈的多角度、可重复的观察与研究。以云南怒江傈僳族“刮克舞”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指导，基于传承人口述与历史照片，借助VR技术来重现傈僳族祭“尼扒”（山神）的峡谷仪式场域（火塘、岩画、三脚架），以此来营造肃穆氛围与“人神沟通”的语境。

3.3 在评价体系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在高校舞蹈教育中，也需要配套建立起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评价体系，不同于以往侧重技术完成度的评价导向，新的评价体系要包含“技、艺、道”多元维度，重点评价学生对舞蹈背后历史脉络、民俗功能、精神内涵、美学特征的阐释能力，以评价为导向致力引导学生从“跳得像”转向“懂得深”“创得新”。

表 1 高校舞蹈教育传统文化融合课程学生表现量化评价表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评分（0-5 分）
技艺掌握与文化表达 (40%)	风格韵味准确性：动作是否精准体现特定民族 / 地域风格特质？（e.g., 藏族“屈伸动律”、朝鲜族“呼吸与节奏”）	
	文化情境表现力：表演 / 练习是否传递出舞蹈应有的文化情感与精神内涵？（e.g., 庄重、欢腾、虔诚、力量）	
文化理解与阐释 (30%)	背景与功能认知：能否清晰阐述舞蹈的历史背景、核心民俗功能及象征意义？	
	元素关联分析：能否分析该舞蹈与相关文化形式（音乐 / 服饰 / 信仰等）的关联？	
创造性转化能力 (30%)	元素提炼准确性：创作中识别与提炼的传统核心元素（动作 / 符号 / 精神）是否准确、典型？	
	转化合理性与创新性：创新思路是否清晰、合理？是否尊重文化伦理？作品是否在当代语境中有效传达传统精神？	
总分		

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高校舞蹈教育的融合与创新，是新时代背景下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要求，做出的积极探索与尝试。

高校要找准自身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重要阵地的责任，致力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文化根基，发出独特而响亮的文化声音。

参考文献

[1] 李炳辰.探究高校舞蹈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J].戏剧之家,2024(22):141-143.

[2] 宗怡然.高校民间舞蹈文化传承与技术技巧教学探究——评《民间舞蹈教学与编导创造力培养》[J].中国教育学刊,2023(05):117.

[3] 刘荔,李伟.传统文化教育与高校舞蹈教学的融合[J].艺术评鉴,2021(09):137-139.

On the influence of Wu dialect on modern Chinese

Min Xia Yuze Li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28,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roughout its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Chinese dialect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s one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language resources in China, Wu dialect,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dialects, has a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Wu dialect has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Wu dialect on modern Chinese in terms of phonology, vocabulary, grammar, and regional culture, an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Wu dial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It also encourages people to fully recognize and utilize dialect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Wu dialect;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论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夏敏 李雨泽

浙江树人学院, 中国 · 浙江 绍兴 312028

摘要

现代汉语的发展, 至今受到过许多因素的影响, 对其影响比较大的就有汉语方言。汉语方言是中国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之一, 而吴方言作为华语方言的重要分支, 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语音特点, 因此吴方言对现代汉语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本论文旨在探讨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音韵影响、词汇影响、语法影响、地域文化影响等方面, 叙述了吴方言对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性, 鼓励人们应当充分认识和利用方言资源, 推动汉语的多样化和发展。

关键词

吴方言; 现代汉语; 特点; 影响

1 引言

吴方言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之一, 其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 吴方言的语言特点和语音发音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古吴语的发音在北方汉语的影响下逐渐被改变, 而词汇和语法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吴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 彼此之间相互借鉴、融合, 不仅在口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还对现代汉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通过分析吴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等, 从而进一步揭示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音韵、词汇、语法、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论证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贡献和影响。

2 吴方言的特点

吴方言, 又称江东话、江南话、吴越语, 是中国官方认定的中国七大方言之一, 主要分布于今浙江、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江西东部、福建北一角。其中, 北部吴语(吴语太湖片)是吴语的核心, 扎根于创造辉煌历史文化的典型传统江南。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语言特点。

2.1 吴方言的音韵特点

吴方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音韵方面。与标准普通话相比, 吴方言的音节发音较为开放和清晰, 声调音域广泛。同时, 吴方言中的特定音变规律, 如浊化、轻化、轻声等, 也对现代汉语的声母和韵母发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说吴方言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标准普通话时, 会带有一定的个体语音差异。在声母方面, 吴方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清音浊化和浊音清化, 简单来说, 就是轻声的清音会变得声音较重, 而有声的浊音会变成清音。例如, 在吴方言中, 普通话中的“饭”会读作“伐”, “歌”会读作“葛”。这种清浊音的转换使得吴方言的发音更具有韵味, 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受。在韵母方面, 吴方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韵尾的退化。

【作者简介】夏敏(2003-), 女, 中国浙江丽水人, 本科, 从事吴方言对现代汉语影响的研究。

韵味是指音节末尾的辅音部分，而在吴方言中，很多时候韵味几乎不发音，或者直接省略掉。例如，在普通话中的“门”读作“闷”，“衣服”读作“伊华”。这种韵味的退化也使得吴方言的韵脚较为简洁，节奏感更强^[1]。

2.2 吴方言的语法特点

吴方言在语法方面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方位助词的频繁使用。方位助词用于表示动作发生的方向、位置等，使得句子更加具体明确。例如，在吴方言中，“上去”“里头”等方位助词经常用来表示动作的方向和位置。二是语序较为自由。相对于普通话的固定语序，吴方言的可以根据实际场景自由灵活地调整语序。这种语序的自由度给了说话者更多的表达空间，也增加了交流的多样性^[2]。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吴方言吸收了其他方言的一些特点，也为其他方言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这种相互影响促使了各方言之间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交流。它的独特性和演变过程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言资源^[3]。

3 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音韵影响

3.1 吴方言的音调系统

吴方言的音调系统也非常独特。吴方言的音调较为平坦，没有像普通话那样明显的声调抑扬结构，给人一种柔和而醇厚的感觉。这是因为吴语中拥有着丰富的单元音声调，使得吴语富有细腻、圆滑的特点。但是吴方言的音调系统相对复杂，一般有5个音。与普通话的四声相比，这种多音调系统使得现代汉语在声调变化上具有了更多的选择。

3.2 吴方言的音节结构

吴方言的音节结构与现代汉语也有所不同，其音节数量和组合方式更为丰富。例如吴方言中特有的连读和轻声现象。连读是指在快速语速下，相邻的词语之间的边界消失，发音连在一起，常见于吴方言口语中。轻声则是指将某些本应有声的音节发音变得轻柔或者完全不发音，常见于上海话等吴方言中。这些特点在现代汉语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一些俚语、口语中常用的语音合并、省略等现象。这种差异使得现代汉语在音节构成了更多的变化，丰富了现代汉语的音韵表达。而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发音可能受到吴方言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这种语音的“变异”也使得现代汉语的发音更加丰富多彩^[4]。

4 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词汇影响

吴方言作为中国汉语方言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而独特的词汇系统，对现代汉语的词汇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1 吴方言的方言词

一方面，吴方言中存在着大量的方言词，这些词汇在当地的使用频率较高，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例如，以上海方言为代表的吴方言中的一些地域特有名称，如

“团糕”“洋盘”“寿头”“闹猛”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使用。这些被直接借用的词汇基本上都与吴方言中的文化、习俗、生活经验等密切相关。它们一方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资源，另一方面也变相地传播了吴地的文化^[5]。

4.2 吴方言的双关语

吴方言中还有大量的双关语运用，一共有两类：一是“同音异字”，如“藕”双关“偶”，“莲”双关“怜”，“丝”双关“思”，“碑”双关“悲”，“篱”双关“离”等；二是“同音同字”，如关门之“关”双关关心之“关”，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药名或曲名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散”双关聚散之“散”等。这些双关语一方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汉语多了吴方言所特有的柔美和委婉。

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词汇影响主要体现在上述所说的词汇借用、词汇创新、词汇融合和口语使用等方面，这些影响既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表达，使得现代汉语具有了更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又为现代汉语表达提供了更大的多样性，这也间接反映了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互动性。

5 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语法影响

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语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1 吴方言的语序

首先，吴方言的语序与标准汉语有所不同。在吴方言中，常见的语序是主谓宾/主宾谓，与标准汉语的主谓宾顺序有所不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定语后置等。普通话中常用“谓补宾”结构，但是在吴方言中，补语和代词宾词的位置可以有三种变化形式，例如谓补宾结构、谓宾补结构、谓补宾补结构等。^[6]这样的语序特点在吴方言使用者的口语交流中非常明显，甚至在部分书面文本中也可见其影子。这种差异使得现代汉语在语序构成上具有了更多的变化，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法表达。

5.2 吴方言的句式结构

此外，吴方言的句式结构也对现代汉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方言中多使用串词的方式来表达复杂的句子，这在现代汉语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吴方言中常用的“来着”“去着”等词汇，在现代汉语中也可见其使用，用于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还有复杂句型、被动句的使用等。例如普通话中的“把字句”，“你把我的书包带回寝室”，但是在吴方言里可以用三种表达形式来表示这种处置作用，如用“把”或相当于“把”的“把字句”来表示，“你拿我的书包回寝室”。这使得现代汉语具有了更多样化的语法特点，也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这些句式结构的影响不仅在吴方言使用者中广泛存在，也逐渐渗透到汉语使用者的更广泛的范围之中^[7]。